

科研始于足下 教育终于育人

本报记者 胡蝶

10月23日,远在福建省漳州市将军山学校任教的商洛学院2018届学生刘金祥,向自己的恩师张孝存发来了一条微信问候。刘金祥于今年7月份从商洛学院毕业,在之前的5月至7月,他与两位同学一起,协助张孝存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南秦巴山区返贫风险评估和多维预警研究》中最基础的数据收集工作。他在发给张老师的微信中说:“老师,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所做的调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除了为我个人论文研写的过程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实践支撑之外,更重要的是让我真切体会到了我们的乡村与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得到的长足发展与变化。”

刘金祥提到的“调研”,是张孝存带领学生,深入商洛区的13个镇办,通过走访、问卷调查以及数据分析等方式,了解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乡村农户是否存在一定的返贫风险的基本情况。他们从每一个镇办挑选出一个当年的贫困村,走访该村曾经的贫困户之后,再以该村的两三户曾经的非贫困户作为对照组,分析近5年之间他们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多年努力摘获累累硕果

张孝存1968年9月出生于蓝田,从西安师专毕业后到蓝田的一个中学任教,之后进修了陕西师范大学的本科并考取了该校的研究生,毕业后到商洛学院任教,取得了陕西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的博士学位。他是商洛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教授、校级教学名师和师德先进个人,曾任商洛学院城乡规划与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商洛市第三届政协委员、陕西省地理学会副秘书长,现为中国地理学会会员、商洛市知联会副会长。

多年来,张孝存一步一个脚印,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作为高校教师,他主要讲授《地理教学论》和《中国地理》,主持过校级精品课程《人文地理学》,为人文地理学校级教学团队和校地理科学专业带头人;指导学生完成国家级大创项目三项,主持完成省级课题两项,开展的地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获得校

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与此同时,他主动围绕商洛市生态旅游和陕南乡村振兴开展科研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完成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厅局级项目4项,在《干旱区农业研究》《水土保持通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和《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等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

张孝存与刘金祥等学生所作的13个镇办的走访调研,就是他围绕陕南乡村振兴开展科研工作而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陕南秦巴山区返贫风险评估和多维预警研究》的基础调研工作。这个项目以陕南秦巴山区返贫风险问题为标靶,从制度政策、资源环境、灾祸风险、能力习惯等维度分析农户返贫诱因,应用事故因果连锁理论和突变理论解释返贫现象生成机理,运用系统熵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相关理论剖析返贫现象的演化过程,选取制度政策偏离、基础设施欠缺、受教育程度等16项指标,用逻辑回归方法构建返贫风险预测模型,确定预警度,实现对返贫风险的评估,构建信息预警、组织预警、长效衔接和利益联结等五维返贫预警机制,提出相关运行建议,为我国防范农户返贫风险、巩固扶贫成果提供陕南秦巴经验。目前,该项目仍在持续进行中。

科研没有那么简单

张孝存是实践派,他觉得地理作为一门文理交融的学科,踏踏实实地学习很重要。他所带的第一届本科的张军龙,是他认为比较突出的一位学生。张军龙于商洛学院毕业后,考取了重庆师大的硕士以及西北大学与澳大利亚一个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还搞出了一个很业内认可的水模型,现任教于山东师大。

“你想想,一个二本学校的本科生,最终去了一本学校当教师,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张孝存笑着说,“他的智商不是非常高,但是他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有魄力,二是有意志力,他很能吃苦,特别勤奋。我总觉得,奋斗、努力比聪明更加重要。为啥?我认为,在小问题上靠聪明

能提高效率,在大问题上却一定要靠毅力。因为大问题就是复杂问题,靠天资聪明是一下子看不透的,它是需要长时间去思考的一个东西,你不长时间思考这个东西,你就把这件事情悟不透。聪明人往往耐性差,不会长时间去思考,就解不开这个难题。”

张孝存的科研项目,总是紧贴热点,利用地理学科服务社会的功能,力争解决社会发展中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学习袁家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经验,研究了大荔冬枣不搭棚、搭冷棚、搭暖棚的收益差异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情况,结合商洛的资源性贫困现状,提出了在商洛脆弱的自然环境及与川道相比较明显的地域差异下,可设立碳交易平台,盘活商洛丰富的森林资源,实现生态产业化的设想、发展家庭康养的设想……

回忆过去,张孝存最难以忘怀的是2021年9月,科技处的何老师打电话跟他说“你社科基金项目批了”的那一天,他当时就哭了。多年申请省级项目没拿到,居然意料之外拿到了这个国家级的项目,那么久的努力,终于随着泪水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从教书到教学再到教育

商洛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是省级一流专业。地理专业由于学科限制,就业率现在不是很理想,但像张军龙这样认真钻研、考研之后有一定成就的学生,也大有人在。

对于教学,张孝存有着自己的一套系统的理论。他认为,老师教学的过程中,先要把教材理解透彻、分析到位,不能照着PPT往下念,拿着教材照本宣科,这是“懂”;在此基础上,把本质挖起来,这叫“透”;再形成自己的体系、看法,按教学大纲整合内容,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重点难点灵活地讲解,这是“活”。

做到了“懂”“透”“活”,接下来就是他认为的教学过程中要经历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教科书上咋说他咋讲,这叫“教书”;第二个层次,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用学生能理解的话,把课本上抽象的内容给学生讲清楚,这叫“教学”;第三个层次既要吧知识传授给学生,还要让学生全面发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叫“教育”。一个优秀的教师,需要在进行实例教学的时候做到“懂”“透”“活”,从“教书”上升到“教学”最后上升到“教育”,达到教书育人的最终目的。

至于学习地理或者进行相关的科研,则需要学生具有观察能力强的特质。只有观察能力强了,才能看出现在所到之处与惯常生活之所的差别,并在这个差别中发现本质性成因,从而形成地理学科方面的有效思考。



张孝存教授向学生讲解商洛温带针阔叶混交林的生理特征

张孝存教授在商洛区江山景区指导学生观察城市盆地边缘的河湖相沉积特征

云上村庄郭沟岭

商山行者

乡村360°

在流岭深处,隐藏着无数鲜为人知的村落,比如商洛区刘湾街道三十里铺村的郭沟岭。据三十里铺的一个同学说,他从小到在沟口过来过去,却从未爬到岭上。

沟口小溪两岸,散布着几户人家,一家的长串玉米从房檐拖到地面上,彰显着丰收的景象。钻进狭窄的沟内,太阳西斜,有点阴凉。车前子沿路都是,板栗、柿子混杂林间,山坡上植被丰茂,一些树叶已经泛黄,捡到几枚珍贵的五倍子,不时看见推着独轮车的老农拉着鼓鼓囊囊的板栗从山上下来。靠山吃山,只要辛苦点儿,满山都是宝贝,不用出门也能挣到钱。

沿着“之”字形的土路爬上半坡,沿途葛藤铺满山坡,像一块块绿毯子。眺望远方的流岭山脉,那个尖尖的山峰就是天宝寨。俯瞰脚下,重峦叠嶂,满目苍翠,河谷屋舍俨然。天空蓝得醉人,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

沿着水泥路前行,核桃板栗铺满山坡,林间套种庄稼蔬菜。迎面遇见一位老人,告诉我们郭沟岭上原来有10多户人家,目前只有几个老人在家了。

穿过一片高大的树林,走进庄子里,路边辣椒、青菜、小葱水灵灵的,红艳艳的柿子挂在枝头。庄子分布在山脊之上,清一色的白墙灰瓦,两座房子中间加一条巷子,有点像小街道,家家房檐

下挂着蜂箱。几位妇女坐在门前做家务活,看见生人来临,脸上写满慈祥。听当地人讲,郭沟岭上有郭家和任家两大姓,祖先来到这里已有上百年了,目前大部分年轻人搬往山下或城里,但郭沟岭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老年人都舍不得离开。

一户人家的墙壁上,写着一首诗:“房前冬去春草生,屋在未见故人容。游子归来亲人去,久立门庭是外人。门外猪圈尚还在,院外再无唤儿声。”轻轻读了一遍,深深体会到作者浓浓的故乡情结。

走进一处院子,正房两边各有一座厦房,院子边上是一座木耳架,院内干干净净,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突然萌生出一个念头,待哪年把它租下来,春季来此小住几日,关上手机网络,每天迎着晨曦起床,在薄雾里沐浴负氧离子,打一组太极拳,傍晚在院子里沏一杯香茶,伴着清风明月,听几首古典名曲,何尝不是一种享受?

走近最高处的一户人家,房檐坎下有一大片兰花,菜园里西红柿刚结出绿蛋蛋,一棵大树遥指天空。这里民风淳朴,远离尘世纷扰,真适合城里人前来观光、休闲。

走进边远村落,抢救乡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已经刻不容缓。这是在跟时间赛跑,关乎血脉的传承,也是一代人的责任。



谷子丰收了



岭上人家



推着独轮车的山民



流岭风光